

續夷堅志前集目錄

鎮庫寶

康李夢應

鐵中虫

石中地竭

鄭叟犯土禁

土禁二

刀生花

蕭卞異政

玉食之禍

金獅猛

包女得嫁

王增壽外力

任氏翁媪

張童入冥

羣熊

產龍

王中血肉

京娘墓

神霄丹寶

狗狗

敏之兄詩識

天慶鶴降

玉兜

王雲鶴

衛文仲

明月泉

燬寶鼎

天魔崇

稻畫

詩識

申伯勝詩識

吉成早魁

王氏金馬

董國華

一行墓石記

石守道心化石

田鼠

神歌

王確為兄所槿

虱異

戴子妻

人生尾

馬三詆欺報

賈道士前知

濟源靈感

王氏孝犬

濟水飛魚

鬼板樹

王全美母氏詩語

單州氏妻

李畫病目

石公陰德

白神宮

句會之異

真雞

狐鋸樹

石佛動

高尉陰德

胡公去狐

孟內翰夢

陳守誠感

陳希夷靈骨

馮嚙定襄薄死

原武閔氏犬

吳齋之識

溺死鬼

湯盤周鼎

瑞木

呂守詩識

麻神童

虞令公早慧

馮光塵畫

鬼市

歷年之識

飛杯

棗州李鬼嬪

蓮十三花

董真人

摩利支天呪

馮嬪詩

石中墓

范元質決平訟

閻大憑婦語

出箭方

神人方

內藏庫龍

都城天火

童奇

王叟陰德

石龜

高監償債

賈叟刺木

延壽丹

救燻死

背疽方

都城夜怪

駢胎

生子兩頭

生死之教

天賜夫人

劉政純孝

黨承旨生歿

北尚大王

子思子云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
洪景虛夷堅志多政宣事元好問續志多泰和貞祐
事其視平世有間耳

書內所摘詩句當取鄭氏全金待校之不知彼有遺漏否

續夷堅志前卷

鎮庫寶

太原元好問裕之纂

趙王鎔煉丹成不及餌歲之鎮庫歲中者餘三百
年貞祐初真定元帥三喜棄城取之以行行及平陽
為胥莘公所劾之丹入汴京下豐行庫收名色謂
之鎮庫寶京城變後予桐戶部主事劉彥卿往觀之
丹以漆遺盛傍画廣成之問道像中復有漆合高五
寸闊三寸合蓋上作九環外八中一以金塗之各有
流去道相貫環中作小孔子意其為九轉也合中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銀合盛丹合蓋上綉佛一左龍右鳳在佛座下亦皆金塗門視丹体殊輕周四盒中色如枣皮漆而烈墨縱橫絕不與今世丹砂相似予意頗輕之問主庫者此有何異曰無他但陰晦中恒出光怪如火起然耳

王辰年親見

金獅猛

正太初張聖俞客舞陽縣北街一日家婢從一弓手家買得一牛腰腎以刀割之刀不能入剝視之得一石作獅形色如泥金所塗前一蹄屈向內一蹄枕之而睡夜夜有光高二寸餘迨其異氣所化聖俞嫂吳

收之不知今存否也

聖俞說

康李夢應

康伯祿李欽叔壬辰冬十二月行部河中先城未破一日康與欽叔求夢於其神伯祿夢城隍破爭船落水中為一錦衣美婦援之而去美婦援出滿眼皆桃花欽叔夢人與桃符二上寫宜入新年長命富貴明日城陷伯祿爭舡不得上落水死李得舡走陝縣三四日攻歲陝令楊正卿令人送桃符所書如夢中所云

正卿說

包女得嫁

世俗傳包希文以正直主東嶽速報司山野小民無不知者庚子秋奉安界南征 掠一婦還云是希文孫女頗有姿色倡家欲高價買之婦守死不行主家利其財鍾楚倫至婦遂病隣里嗟惜而不能救里中一女巫私謂人云我能脫此婦令適良人即詣主家閉目吁氣屈伸良久作神降之態少之瞑目咄咄呼主人者出大罵之主入具香火俯伏請罪問所何觸尊神巫又大罵云我速報司也汝何敢以吾孫女為娼限汝十日不嫁之良家吾滅汝門矣主家百拜謝不三數日嫁之

鐵中虫

吾州會長老住 狐之團崖初入院典座僧白厨堂一鑊可供千人然火則有聲今二年矣人以為金鳴不祥廢不敢用妨大眾作食師欲如何會云吾就大眾乞此鑊當任我料理眾諾乃推破釜底穴中得一虫長二寸許色深赤蓋此虫經火則有聲淄州楊叔能亦嘗見芒山均慶寺大鑊破一竅如合拳中有一虫如蟒螭而紅此類金大家往往見之魏文帝典論以為火性酷烈裡無生物特執方之論耳

團崖寺全
唯識說

王增壽外方

秀容東南雙堡王增壽號為外力善角觝人莫能敵
恭和末官括馳增壽作詭計釘_去聲馳足令跛自羊
頭神背負我至代州家信以為然增壽復負之而
歸樊帥說

石中蛇蝎

恭和中柏山長老志賢住西京東堂常住足備即棄
去修渾源樂安橋嶺路槌破一牛心大石中有蛇蝎
相吞螫人不知其何從而入也賢曰此在吾法是怨
毒所化隨想而入歷千萬劫而不得解者若不為解
却他日亦道曾見我來即以杖擊之竟無他異全

唯識說

任氏翁媪

定襄沙村樊帥所居說里中任寔泊其妻張氏七十
三歲同年月日時生復同年月日時死古今所無有

鄭叟犯土禁

平輿南極頭村鄭二翁資性强不信禁忌太和八年
其家東南有所興造或言是太歲在所不敢犯鄭云
我太歲也尚何忌耶督役夫與作掘地不二尺得婦
人紅綉鞋一隻役夫欲罷作鄭怒取焚之掘地愈急
又二三尺得一黑魚即烹食之不旬日翁母併亡又

喪長子連延十餘口馬十牛四十死病狼藉存者大
懼避他所禍乃息

張童入冥

平輿南亟頭村張老者以捕鷄為業故人目為鷄鷄
年已老止一兒成童矣一旦死翁媪自念老無所歸
號哭悶絕恨不俱死明日又埋之又復不忍但累磚
作邱入地一二尺許云吾兒還活人哭其癡而亦有
哀之者三日復墓慟哭不休忽聞墓中呻吟聲翁媪
驚曰吾兒果還魂矣撤棺磚曳棺木出舁歸其家俄
索湯粥良久初說為人懾往冥司兒哀訴主者爹娘

老可念乞盡餘年葬送畢死無所歸恨冥官頗憐之
即云令汝歸語汝父能棄打捕之業汝命可延矣
其父得此語盡焚網索之屬挈兒入寺供佛寺有一
僧呂姓者年未四十僧表殊偉曾上州作網首張童
即前問僧師亦還魂耶呂云何曾死張童言我在冥
中引問次見師在殿角銅柱上鉄繩繫足獄足往來
以梧槿師腋下流血淋漓及放歸時曾問監卒呂師
何故受罪乃云他多脫下畜主經文故受此報呂聞
大駭蓋其腋下病一漏瘡已三年矣兒初不知呂遂
潔居一室日以誦經為課凡三年瘡乃平

見長官親

王禁二

乙巳春懷州一花門生率僕掘地得肉塊一枚其大三四斤許以刀割之肉如羊有膚膜僕言地中肉塊人言為太歲見者當凶不可掘生云我寧知有太歲耶復令掘之又得肉塊二不半年死亡相踵牛馬皆盡古人謂之有凶禍而故犯之是與神敵也申胡畧鄰居親見之為予言

羣熊

癸卯初有熊數千萬從內鄉破石入西南山銜枚並進行既遠掌皆出血有羸劣而死者羣熊自食之州

縣有文移傳報予於彰德見之

刀生花

濟源閏羽廟大刀辛丑歲忽生花十許莖各長一指纖細如髮莖色微綠其顛作細白花大於黍米予同舍李慶之子正甫為予言

產龍

平定常泊村乙巳夏一婦名馮師婆年五十許懷孕六年有餘今年方產一龍官司問所由此婦說懷孕至三四年不產其夫曾主簿懼為變怪即遣逐之及臨產恍惚中見人從羅列其前如在官府中一人前

自陳云寄託數年今當捨去明年阿母快活矣言訖
一白衣掖之而去至門昏不知人久之乃甦旁人為
說晦冥中雷震者三龍從婦身飛去遂失身孕所在

蕭卞異政

蕭卞貞祐中為壽州一日楊津巡邏回忽馬前一黃
犬掉尾馴擾且走且顧如欲導人伎者卞遣二卒隨
之徑至西河岸背井中垂頭下視卒就觀之井垠者
微血一屍在內即馳報卞呼地主守護之犬又導入
城望見一客店鳴吠不已如有所訴卞呼主人者至
主人識此犬云是朱客所畜數日前僦舟西河引此

犬去而犬獨來何也卞即拒舡戶偕至縣令主人者
認之認是舡戶主因問朱客所在未加拷訊隨即首
服又尹周立采新州西新寺灘為虎所食立妻泣
訴於卞卞曰吾為爾一行率僮僕十餘輩馳至新寺
灘藁薄間見一虎帖耳瞑目徐行而前若有鬼神驅
執者卞以一矢斃之剖其腹中環故在身

范可畏極
之說

土中血肉

何信叔許州人承安中進士崇卿初以父憂居鄉里
庭中嘗夜見光怪信叔曰此寶器也率僮僕掘之深

大餘得肉塊一如盆盎天家人大駭亟命埋之信叔
尋以疫亡妻及家屬十餘人相繼歿識者謂肉塊太
歲也禍將發故先怪先見

玉食之禍

燕人劉伯魚以貳雄大定間性資豪侈非珍膳不下
筋開舍數伯人悉召尚食諸人居之且時有賙贖問
知肉食之品或一二効之既老而病財日削儻以
死于數年後兩兒行丐於市玉食之禍耳目所見不
知其幾人聊記此耳二事亦司農云

京娘墓

都轉運使王宗元老之父礎任平山令元老年二十
許初就舉選肄業縣解之後園一日晚步花石間與
一女子遇問其姓名云我前正楊令女元老悅其雄
秀微言挑之女不怒而笑因與之合他日寒食元老
為友招擊丸於園西隙地僕有指京娘墓寓楊者元
老因問京娘為誰同輩言前令楊公幼女字曰京娘
方笄而死奠此元老聞楊令之女心始疑之歸坐書
舍少頃女至嬌啼宛轉將進復止謂元老言君已知
我復何言也幽明異路亦難久處今試期在邇君必
登科中間小有齟齬至如有疾亦當力疾而往當見

君遼陽道中言終而去元老尋病父母不欲令就舉
月餘小愈元老銳意請行以車載之塗次遼河渡霖
雨泥淖車不能進同行者鞭馬就道車獨行數里而
軸折元老憂不知所為忽有田夫腰斤斧負軸而來
問之匠者也元老嘆曰此地前後二百里无氏居今
與匠者值非陰相耶治軸訖將行俄見一車車中人
即京娘也元老驚喜曰爾亦至此乎京娘曰君不記
遼陽道中相見之語乎知君有難故來相憫耳元老
問我前途所至可得知否京娘即登車第言尚書珍
重而已元老不數日達上京擢弟明昌中為運使車

駕享太室攝禮部尚書數日而薨

神霄丹寶

宣和方士燒水銀為黃金鑄為錢在神霄者其文曰
神霄丹寶五福者曰五福丹寶太乙者亦如之汴梁
下錢歸內府海陵以賜幸臣得者以為帽環服之不
中喝云內藏庫使五壽孫說

稻書

西京田叟自號瓦盆子年七十餘所作竟氏畫青縑
為地稻樺皮為之時室中作小殿取明與主客談笑
為之常戲於袖中稻虱數枚亂擲客衣上客以為真

虱而拾之其伎如此性剛猶自神其藝不輕與人己
所不欲雖千金不就也蓋稻畫不見於書傳當自此

人欲耳

事見平陽都運使張伯英文

枸杞

太和初定陶古城崩推出一枸杞根方廣一尺許作
卧狗狀足尾皆具背亦有細毛背上一枝直出城外
一農家得之里社傳玩尋為縣官所奪宦君佐見此
時十五六矣

詩識

梁中經赴官咸平道中有詩云雲欲雨花先慘客路

無人鳥亦悲劉御史雲卿詩壞壁秋灯挑夢破老梧
寒雨澹愁生李治中平甫云落葉掃不盡寒花者即
休未几皆下世殆詩識也至如楊敏行畫眼云身如
蟬蛻一榻上夢逐楊花千里飛真思語何識之有

敏之兄詩識

敏之兄貞祐元年癸酉中秋日約與王元卿田德秀
田猷卿輩燕集而其夜陰晦罷敏之有詩云佳辰無
物慰相思先賞空吟昨夜詩莫倦更深仍坐待密雲
還有暫開時王田猷曰詩竟不開廓君才盡耶敏之
嘆曰我得年僅三十界境得開廓否明年遭城陷之

張穀字相玉
名穀臨穎金谷
進士

禍年才三十二

申伯勝詩兆

高平申萬金字伯勝正大中以史院編修官從宗室
慶山南征道中有詩云回首西風謝敵廬崎嶇又復
逐戎車人生行止元無定一第江湖聽所如不數日
溺淮水死

天慶鶴降

忻州西城半在九龍岡之上置宣聖廟鉄物佛寺天
慶現為州之鎮天慶觀老君殿尊像極高大唐七帝
列侍父老云是神人所塑晉天福二年重修每歲二

月十五日道家號貞元節是日有鶴來會多至數十
少亦不絕一二翔舞坊殿之上良久乃去州人聚觀
旁近城上州刺史約先見霍者有賞四遠黃冠及游
客來者三日不絕貞祐兵亂殿廢雀遂不至

告成旱魃

貞祐初洛陽界夏旱甚登封西四十里告成人傳有
旱魃為虐父老云旱魃至必有火光隨之命少年輩
合昏後甕高望之果見火光入一農家隨以大楮
擊之火燭散亂有聲如馳古人說旱魃長三尺其行
如風至于有馳聲則不載也

玉兜 當是其名

太原唐學田有鬼夫人是宋且提刑妾為正室妬種而死倒埋孝旁其處有桑生焉此鬼時入齋舍與人戲語然不為祟也大定中有數人夜宿時習齋三更後忽聞意外履聲須臾至齋以手徧拊睡者云此人及第此人不及第既而曰休驚休驚也及至後皆如其言

李心馬持正說睡者魂文却段因華郭及之

王氏金馬

太原王氏上世業醫有陰德聞里中至君王之父翁母皆敬神佛一淨室中安置經像高鑄甚嚴於洒掃

母亦親為之一日晚入室中焚誦忽供几下一細小物跳躍而出有光隨之須臾作聲如馬嘶母起立祝曰古老傳有金馬駒今真見之果欲送來老婦衣襟中即以襟迎之此物一跳而上視之金馬也君玉以眷天二年第器玉汝玉皇統元年相次科第鄉人榮之號三柱王氏府尹并以三柱名所居之房翁四子三子登科一子以蔭補至其孫仲澤復為名進士文章政事談辨字畫天為時輩所推金馬方廣三寸金作赤赤色項頸微高尾上揭如艾炷解股員滑兵亂之後予曾見之 潘州清鄉房約為賦金馬詩也

王雲鶴

王中立字湯臣奇嵐人博覽強記問無不知少日治
易有聲場屋家豪於財客日滿門延待脩極豐腴其
自奉則日食淡湯餅一杯而已年未四十喪妻不娶
亦不就舉獨處一室中如僧如是三四年乃出時人
竟其談吐高澗詩画起絕若有物附之者問之不言
也大安初過間問趙公於平定遺之詩云寄與間
微浪仙枉題詩酒墮丸緣黃塵遮斷未時路不到蓬
山五百年因言唐士大夫五百人皆公人謫降為世
味所著亦有迷而不返者如我與公皆是也一日來

趙孟頫
周臣云閑

都下館於間。公家中秋詩有印透山河影照開天
地心。人世有昏曉。我嘗無古今之句。問間大奇之。因
索黑水一盃。如言與之。明旦不告而去。壁間留古鶴
二字。廣長一尺。黑水且不知何物。書也。少之。先生從
外來。問所以。然不答。題其旁云。天地之間。一古儒。醉
來不記。醉中書。旁人錯比神仙字。只恐神仙字不如。
先生詩。醉多如醉。袖舞。天地窄。詩情狂。壑海山平。
忽經風浪耳。遙遙不覺神形來。世中因君感激。從君
說。鑿破機關我亦驚。此類甚多。人有問。世外事者。亦
一二言之。好作。學。煉。人。字。執。若。飛。動。問。問。極。愛。之。屏。

山季之純嘗見先生商畧前代人物引先儒論議數十條在目前如人人自相詰唯然後以已意斷之以為辨傳中第一流也臨終預尅死期如言而逝年四十九晚年易名雲鶴^字相道人人物世昼呂公有微偉耳

董國華

董文甫字國華潞人承安中進士資淳質泊於世味人知重之而不知其何所得也子安仁亦學道閑居實豐父子閉戶讀書朝夕不給晏如也先生歷金昌府判官禮部員外正天中以公事至杞縣自知死期

作書與家人及同官又與杞縣令佐詩多至三十餘首書畢坐化

衛文仲

衛文仲襄成人承安中進士性好淡泊讀書學道故任宦不進平居好歌東坡赤壁詞臨終沐浴易衣召家人告以後事即命閉戶危坐牀上誦赤壁詞又歌末後二句歌罷怡然而逝

一行墓石記

劉太博机貞祐兵亂後自管朔州刺史遷隋州民居官舍皆被焚机復立州宅掘一黃土坡偶值古塚乃

唐一行禪師墓有石記云刻机當破古墓

明月泉

明月泉在五台中人至泉所以紗帛障眼下視泉
水或見月在水中故泉以為號歷數千百人乃一二
見之大參相叔玉五台人為予言明月泉予所親見
非傳聞也

石守道心化石

徂徠石守道墓在奉符太和中墓崩諸孫具棺葬骸
骨與常人無異獨其心如合兩手已化石矣
燬寶鼎

皇統中修內司燒琉璃瓦燬一大鼎三日不鎔鼎欲
敗有聲如雷聞三十里外人謂成敗有數數與阮會
雖神物不能自保不特此鼎矣 希顏說

田鼠

正大壬戌內鄉北山農民告田鼠食稼鼠大如鬼千
百為羣所過禾稼為空獵戶射得數頭有重千餘斤
者毛色似水獺未嘗聞如此大鼠也

天魔崇

泰和末雷景滂任壽州防禦判官弟希顏亦到官有
官伎香香為魔所崇神志恍惚或睡數日不起希顏

雷希顏名淵
歸林

謂其同列者言有一婦人為天魔所着挈上浮鬲顛
凡婦意所欲無不立致一日見布幔車過塔下婦謂
魔言車中貴人妻汝取其釵來魔去良久乃至无所
得婦問故曰彼福人有神護之望而不得前嬾又問
彼以貴人妻故有神護也曰不緣貴人但其不食牛
肉故耳嬾即發願我若脫此祟不但我終身不食牛
肉誓盡此生勸人不食言未竟魔大罵而去遂不復
至婦大呼求救其家以繩挽之而下竟得全活阿香
能不食牛肉發願神佛前崇宜不能近同列以其言
告香香即發願後十餘日靚妝祛服持酒來謝云得

學士所教今為平人矣

神奇

孫因鎮內翰族嬾有為山魃所汚者魃自言汝家資
用所缺我能立致嘗積絹滿庭皆有真定庫印婦家
以官物累已乞屏去俄頃失絹所在又一白馬金鞍
宝勒不知從來而繫之樞下家人益惧祈請良久馬
忽不見諸子竊訝呼魃為五郎云設若人家無嗣能
為致一子至明旦一孩子面目如畫綿綉綉襟卧之
床上老幼拜禱不願受竟留之因字之曰神奇年六
歲病卒

王確為兄所權

外祖柔服薄王君大定中卒官其最小弟確酌酒欺
幼孤祖母張容忍既久先所控訴遂病不能起一夕
與諸女並寢夜半灯暗聞騷聲少之觸雙陸棋子
亂嘖嘖有聲屢嘆祖母哭失声因言五叔恃酒見凌
官法不能制君不禁止之母子將為魚肉矣不數日
確承醉夜出定襄歸至趙村值外祖於中路画地大
數隨以馬策亂捶確抱頭竄服僅能至家取火視之
衫服碎破腫青滿背明就外祖像前百拜謝後酒亦
不飲

王全美母氏詩語

定襄王全美之母從幼事佛既奉香火益勤先不知
書忽一日謂敏之兄言外生我漫得一句汝看作得
偈否奉似凡十數句惟天机割斷得華夢殆似從慧
中得之母未幾下世

虱異

德順破後民居官寺皆被焚內城之下有礮數十垂
索故在營中人有欲解此索者見每一索從上至下
大亂徧覆如脂蠟灑燭然開汴京被攻之後亦如是
喪亂之極天地間亦何所不有也

單州民妻

貞祐初虜賊黃九者從佛兒垆賊鑽大怪作亂於單父虜老幼數百中一婦有姿色黃欲劫取嬭陽謂賊曰吾夫少選至願一見嫁君未晚及見其夫訴以劫取元事因指黃九惡語大罵賊不勝憤斫殺之被砍處不血出但白膏流

黃冠尚異之說

戴十妻梁氏

戴十不知何許人亂移居洛陽東南左家莊以傭為業癸卯秋八月一通事牧馬豆田中戴遂出之通事怒以馬策亂捶而死妻梁氏昇尸諸營中訴之通事

乃貴家奴主人所倚曰以牛二頭白金一笏就梁贖罪且說之曰汝夫死亦天命兩子皆幼得錢可以自養就令殺此人於死者何益梁氏曰吾夫無罪而死豈可言利但得此奴償死我母子乞食亦甘分衆不可奪謂梁氏曰汝寧欲自殺此人耶梁氏曰有何不敢因取刀欲自斫之衆懼此嬭憤恨通事不令即死乃殺之梁氏掬血飲之携二子去

洛陽程志忠云

李畫病目

郟城李畫生二子其一失明其一生而無目李去歲一日復枯問神霄何道士求治療何問渠寧作虧心

事耶李言某生塑神像急急用目睛則往往就神像
推塌處剝取之殆以此故耶丁酉歲春何來陽平謂
予言李吝少費受此報

人生尾

清河王博以裁縫為業年三十七一日詣耶城何道
士言丁酉初春醉卧一桃園中忽夢一神人被金甲
執戟至其旁蹴之使至王問何為神曰吾為尔送尾
來自後竟尻骨痛痒數日生一尾指許大如羊退毛
尾骨然欲勒去痛貫心髓炙之亦然因自言不孝於
母使至飢餓故受此報每人觀者則痛痒少止否則

不可耐也因問何求療何無所措手乃去今在新店
住何道士云

石公陰德

國初定州唐縣王八卽姿容雄偉膂力絕人為相者
所謀作亂因設詭計籍鄉人姓名未及引誘為人所
告州將高某捕獲按籍逮捕凡數千人高欲一切以
造逆當石公時為都司諫止之曰以詭計籍人名罪
止王八其它無預謀者使其在誣誤之列且不可况
誣以從逆乎州將不悅命它吏鞠其事史承風昔文
致其罪然將以石公一言遂疑之明日召石公王八

而下皆自伏公所言何不惜死之甚也石公曰雪人之冤一死何惜州將良久曰有是哉吾更思之明日即從石公議戮首惡二三人餘悉縱遣并取舊按焚之石公之子琚業進士天眷初第一人擢第大定中以左丞相致政故石公陰德鄉人先天小能備道之

馬三詆欺報

恩州劉馬三以鉤距致富嘗用詭計取隣舍表春田春訢於官馬三出契券為質竟奪之春不能平日為鄉人言渠詆欺如此已將為異類矣馬三亦自誓云我果詐取汝田當如所言也太和二年馬三以病

死表春家犬乳數於中一小花狗腹毛紋白有朱書我是恩州劉馬三七字馬三索多怨家竟欲出錢買之尋為州刺史所取闔郡皆知馬氏子孫不勝其辱購而藏於家

白神官

鄜州洛郊大定中有妖人白神官者能以左道作怪變如平地起龍卷袖出金手或端坐見佛像先怪奪目數百里間先不歸向莫有忤其意者外祖王君時為此縣主簿得之問所以能怪變者皆托以天神所為及掘得狐涎一甕神官乃伏罪杖二百而死驟

境為之肅然其後吾田參師再到洛郊去外祖已四十年訪舊事父老尚能言是杖死白神官王主簿子孫乎

賈道士前身

宣德朝元兗賈道士魚兒伯賈大夫之子知其前身本潞州人義鎮王秀才貞祐之兵為北騎所俘棄騎它出逃去騎追及槓中其額而死。後性不昧傾盼中有二人來扶之使歷覘諸獄不忍恐怖復扶之出過一石橋見蓮花盆子中貯惡血汗令飲之寤醒。不可近不肯飲二人不之強但推墮水中既而開目

知受生此家三日洗兒及滿月局鄉隣來賀皆見但語不出六七歲說前事即求出家父母不得已許之送朝元觀作道童一日俘主來現中人說前事俘主亦了了能記都不差視其額角瘡癩存

旬會之異

定襄魏仲儀以經童出身得遼陽警巡院判將復應詞賦牽輿同輩結夏課十日一宴集中一牽子物故它日旬會諸人感嘆存歿仍於故人設位少選食至諸人牽七筋而設位者亦然合坐哭皆失聲竟至罷食

濟源靈感

濟源廟隋日建廟後大池邑人以海子目之獻酒及
冥錢或他有所供悉投此海池每歲春暮紙灰從水
底出謂之海黥水亦有澄徹時池底歷物歷見之或
時水底酒尊繖扇浮游水面謂之神賜雖重若銀盃
香合亦浮視者環水而立物所至人得之以長漉萬
挹取拜賜而去酒尊皆有籤記年月姓名飲之往往
有味云

貞雞

房嶧希白家盧氏時客至烹一雞其雄遠舍悲鳴三

日不飲啄而死文士多為詩文予號貞雞

王氏孝犬

王懷州家小兒子五奇畜一犬甚馴五奇十二三死
犬隨至墓所徘徊望頷如有所見者自後日一往墓
側暮乃歸如是近百日人以孝犬目之

狐鋸樹

陽曲北鄭村中社鉄李者以捕狐為業大定未日一
張網溝北古墓中繫一鴿為餌身在大樹上伺之二
更後羣狐至作人語云鉄李鉄李汝以鴿賺我耶汝
家父子駟羣相似不肯做莊農只學殺生俺内外六

親都是此賊害却今日天教到如此好好下樹來不然鋸倒別說話即聞有拽鋸聲大呼揸鑊煮油當烹此賊火亦隨起鉄李悞不知所為顧腰惟有大斧樹斫倒則乱斫之湏臾天曉狐乃去樹无鋸痕旁有牛肋數枝而已鉄李知其变幻无实其夜復往來二更狐至泣罵俱有倫李腰懸火罐取卷炮潜藝之擲樹下藥火發猛作大聲羣狐乱走為網所罾瞑目待斃不出一語以斧椎殺之

濟水魚飛

壬寅歲濟源水中魚飛起鳥鵲啄食之而墮人取食

無他異甲辰冬安賢鎮西南之馬陵早旦无風雲忽空中墮魚七八頭不知所來又比濟源者差小陶朱種魚法池中着鱉不尔則飛去

石佛動

正天八年滕州東三里有石佛一軀忽自動搖者數月及州將死乃定禹異之間張仲安說

鬼拔樹

興定末曹州一農民有日行道中忽驟雨聞空中人語云敢否俄又聞大咲声此人行半里見道左大柳樹拔根出擲之十步外泥中印大臂解痕如麥籠許

蓋神板樹偃坐泥中被笑耳

高尉陰德

高工部有隣字德卿父飛狐令集嘗尉南和以公事活千餘人德卿生此邑四十年後拜安國軍節度使父老有及見當時事者扶杖迎勞嗷呼馬前德卿亦為立碑尉廳道所以陰德陽報之故不踰月子嵩由子鑄同榜登科時人榮之

胡公去狐

胡彥高明昌二年以廉奉為即墨令縣解在古城之隅為妖狐所據晝伏夜出變化狡獪或為獄卒縱遣

囚繫或為官妓盜駟傳被裸媚惑男女有迷亂至死者邑人無如之何反以香火奉之餘五十年矣彥高到官問知其然願為官寮同舍所以居賢令今不得居而鬼物揚之耶時室空已久頽圯殊甚即命完葺之明日即廳事理禱抵暮張燭而坐夜半狐鳴後圃中一偈百和少頃至集周西庭內中一大白狐擣地而吼如欲搏噬然卒伍散走後無所彥高端坐不動而狐亦不前良久引退如是者三日遂不復來又十許日傳一女奴跳躑歌笑狂若寐語彥高以朱書置奴釵間逼逐之奴即日知人明旦尉自巡還還遭

李翰林純甫字
之純自号屏崖
士

羣狐數百由縣東南去狐復惑登州吏目江崇家一
嬾崇託海島中請道士行法乘嬾入狂乱縛置車輪
上埋軸地中令人轉之及久快嬾吐腥涎乃是即墨
狐為胡公遂至此即墨父老為考高刺史名胡公去
狐碑屏山李之純之亂也考高武安人任至鳳翔同
知

呂守詩識

呂卿字祥卿大興人刺汝州一月而罷題詩望松樓
有珍重樓中旧山色好將眉黛事新官未幾物故人
以詩識云

孟內翰夢

孟內翰友之大定三年鄉府省御四試皆第一供奉
翰林歷曹王府文學以疾尋醫久之授同知單州軍
州事丁內艰哀毀致卒友之末第夢中預前途所至
其後皆驗隣人李生言友之死之年六月中連夕星
殞於虛軒前汴人高公振時夫挽之曰見說平生夢
前途尽目前又云人嘆埋玉樹天為啓文星詩雖不
甚工有以見友之出處之際死生之安造物者皆使
之前知其以海內重名譽之者為不偶然也

麻神童

孟有之名字
獻之時年五
元自号虛靜
居士



初學純中集
休易州人歸潛
表作易州人

麻九疇字知幾歙州人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在大
字有及數尺者所至有神童之目章宗召見問汝入
宮中亦懼怯否對曰君臣父子也子寧懼父乎上奇
之明昌以來以神童稱者五人太原常添壽四歲作
詩云我有一卷經不用筆筆成合河劉文榮六歲作
詩云鶯花新物態日月老天公劉微七歲被旨賦鳳
凰來儀新恩張世傑五六歲亦召入賦元妃素羅扇
画梅云前村消不得移向月中裁其後嘗隱居不出
餘三人皆無可稱道獨知幾能自樹立一日名重天
下者曰如間間公且以徵君目之而不名云

陳守誠感

陳大年字世德吉州人太和中刺吾州時秋旱蝗自
南而北世德祭於石嶺閔遂不入死囚馬柏兒移勘
更數州已十三年矣陳已決其死止待署字矣陳夜
禱星下大中無復疑尚慮有冤今早已極囚果不冤
明當大雨如冤則雨且止以此卜之明日大雨遂決
此囚是歲大熟

虞令公早慧

虞令公仲文質夫四歲賦雪花詩云瓊英與玉蕊片
片落階墀問着花來處東君也不知任為遼相歸朝

授平章政事濮國公

陳希夷靈骨

欽用名獻甫與
從兄欽止欽仰欽
叔獻休仲見欽若
與祇相繼權弟

華山張超谷陳希夷靈骨在焉山徑嶮絕下臨无地
河中李欽用嘗至其處陳骨長大異於令人堅重腴
莹如青玉道力所至者見於此弟子某遺骸亦在其
傍以陳比之仙凡為不侔矣

馮光塵画

馬資深之子光塵十許歲画山水有遠意甫成童而
卒王子綸内翰題其画云珠璧佳城下丹青敗藁間
殘年兩行泪絕筆數重山人謂童罪而以画称且為

名流所嗟惜古亦不多見也

馬啗定襄簿

太和中一國姓人為定襄簿一日河西程氏馬逸直
上廳啗主簿倒旁立數十人號叫捶楚不能救不半
時頃啗死傷折敗所不忍視馬走出城羅得之三日
莫薄縛馬投火中人謂此馬不為物所愧則他世報
怨也

鬼市

裴翰林擇之陽武人六七歲時以大父馬上抱往縣
東北莊至外壕見門南北有市集人物皆二尺許男

女老幼吏卒僧道穰々往來市人買賣負擔馱車
載无所不有以告其大夫文以為妄不之信也蓋三
四至其處亦皆見之此與呂氏碣石錄記武平周鼎
童時村居一日縣人市集鼎駢長身從父入市時地
色微辨見道旁西列皆佛像閉目不敢視開目又不
見兩事大相類但佛像之多何也

原武閻氏犬

原武附城墻下閻老家其翁母遭辛卯冬兵亂死其
家墻下丁壯被虜不及埋掩此時僵尸滿野倒為狐
犬所食不辨誰某閻氏犬亦食人但守護翁母日與
衆犬閉他犬無敢近者前後月餘閻氏子姪有逃歸
竟者得全骸而痊真孝犬也

歷年之讖

古人上壽皆以千萬歲壽為言國初種人純質每奉
觴唯祝百二十歲而已蓋武元以政和五年遼天慶
五年己未為收國元年至哀宗天慶二年蔡州陷遼
丙甲子周矣歷年之讖遂應

吳齋之讖

天會八年冊刊預為大齊皇帝都大名諸門舊有吳
齋安流順預之號以門名色瑞因取三市門名阜昌

者建元雖出於傳會亦有數焉

桃杯

鞏下歸道人本出衣冠家曾以廕補官中年遇異人
有所得即弃官孝道予曾見之秦州之隴城說太和
初秋雨後行山間忽見一大葉隨流而下鞏初不以
為意俄數葉間一桃大如杯盃為石所碍而止鞏取
得之莖紅而香非凡目所常見知為希遇望三峰再
拜食之尽懷枝葉歸就洞穴高絕處鑽桃核破取仁
吞之香如酥蜜因以核為兩酒盃各受一_餘鞏從
此或食或辟谷時年已六十狀貌止如四十許人一

日從予乞酒以此盃酌核得酒紅潤如新約予賦桃
盃詩 因循未暇北渡後長春尹師亦有一桃盃云
是宣政內府物云

溺死鬼

澤州有針工一日人定後方閱針次聞人沿塚上來
喜咲曰明日得替矣人問替者為誰曰一走卒自真
定肩傘挿扇夾束濠中浴我得替矣針工出門望无
所見知其為鬼明日立門首待之早食後一疾卒留
織與書夾針工家云欲往濠中浴針工問之則從真
定來因為卒言城中有浴室請以指背錢相助卒問

其故工具以昨所聞告辭謝再三而去其夕二更後
有擲瓦礫於門大罵云我辛苦得替却為此賊壞却
我誓投汝水中明旦見瓦礫堆數夕不罷此人迂居
避之秘水魚符村說

棣州學鬼婦

王右司仲澤少日住棣州李厨人告言一嬾人鬼每
夜來攪擾不得睡澤言今夕若復來汝碎其衣大叫
我輩往視之其夜果來其人把其臂不放因大叫衆
生持灯往視之乃一古棺板焚之而怪遂絕仲澤說

湯盤周鼎

黨名懷英金史

秀岩安常字頌之常從黨承旨學大篆多識古文奇

云子世傳與辛辛

字太和未嘗見內府所藏湯盤作白三方斗近四小

少同舍金初連亂

于底銘九字即德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者也章宗有

俱在兵間辛一旦

旨令辯之又一方鼎耳二足四鬚餐象在雷文中銘

數千騎南渡歎

云魯公作文王尊葵銅既古堂如碧玉元復銅性矣

擢第入翰林有

蓮十三花

名為一時名宗主

同年康良輔說磁州觀台劉執家永安中池蓮一莖

三莖所植不同皆

開十三花是歲執登科終於京兆按察判官

有功業就比第

瑞禾

視而朝李穀麟

鳳翔號縣天子莊庚子歲郝氏穀田八十畝每莖一

與載之相況也

辛丑間有詞鷓
胡天云壯歲旌
旂擁秀夫錦韜

安勝渡江初益

兵夜提銀胡赤葉一小穗至十二數并大穗為十三試割一叢治之

漢前朝飛金得谷十升明年却使統軍萬人佩金虎符偏將李愷

僕姑思往事歎

今吾春風不染曾見古有一莖九穗蓋不如是之多也

白髮鬢初將去

黃真人

言平戎策換乃

東郭種樹書蓋

紀少時事也

日黃繡綽降因留事之謂之黃真人懸筆画像前每

事禱之君冕宗慶二年赴簾試仲和問云兒子入試

御題得聞乎批曰天機不容洩及試期過問之即批

云臣作朕肱弼予遠賦成績紀天常詩又問兒登第

否批曰黃裳頭綠衣尾張不解請解之又批曰天機

不容泄及四月當唱名張又問榜旦夕至幸先告之

即批云綠衣六衣也非君冕名乎及榜至黃言甫真

第一人而君冕名最下此類甚多亦有俳諧詩可咲

摩利支天呪

忻州劉君判貞祐初間朔方人馬動家誦摩利支天

呪及州陷二十五口俱免兵禍獨一奴不信迫圍城

始誦之被虜四五日亦逃歸南渡後居永寧即施此

呪文士薛曼卿記其事

王叟陰德

穰縣宋莊王叟人目為王評事身年八十一姬八十

四子有孫二十餘人曾孫亦娶婦自叟至其曾九三
十六房夫嬪皆結髮推戶為縣中第一第四子秉以
軍功官宣武將軍曾山尉長孫中武奉某州巡檢宋
莊四區宅前大槐數百年物老幹已枯而五枝內向
各成大樹蔭數十步予在鎮平日嘗過其家見其康
健如六十許人謂必有陰德致然問之不荅傍一叟
云王評事少雖高乃以診治為生病家來請上馬去
不以僮僕自隨為人處方一藥不備不以和劑貧家
調患夏月日三二往不倦病既平不責一錢此非陰
德耶叟乃肯自言今商販家自臨洮山外以長耳負
甘草來塵垢糞穢何所不有邛之藥肆中隨即判以
與人某每用此草必以水洗滌暴涼如法然後和藥
他品悉然非敢自為陰德但心之所安不能不尔也
予酌酒與之曰此公陰德大矣

馮嬪詩

武安縣新安農馮氏病後忽道一詩云城南池館夾
蒲津野色林光物色真滿目烟霞蓬島遠一溪花木
武陵春太和末病卒

胡國瑞說

石中龜

金門羽客李鍊師和頌人嘗為章廟所詔提點天長

覘車生如金盃出水之類靈異甚多至八十一事尚
於邢州神霄宮壁間門人王守中又欲刻碑以傳名
匠者攻石石中得一龜日在几案間則狎如是百日
風過失所在武安王安卿說

石中墓

長葛禹異之見華山隱者薛自然說太和中華山石
工破一石石中一墓跳出尋入水中

高監償債

遂平閩城鎮高監初到閩城就富民高氏求相紹德
高氏農人淳質墮其術中所借錢麥積數百緡後百

方詆欺一錢不償未幾高監死生一赤犢腹下白毛
成字云還債人高都監時武州人吳城可罷廊疇丞
閑居此鎮作牛報文

范元質決牛訟

范元質令平輿丞頭一彭李家兄弟皆塚於財彭李
三水牯生一犢數日死弃水水隣張氏水牯亦生一
犢李三為牧兒所誘竊張犢云今其家水牯乳之張
家棧遂告張云李家犢死投水中今所乳李家犢也
君告官我往証張訴之官元質曰此不難命汲新水
兩盆刺兩牛耳尖血瀝水中二血殊不相入又投犢

子亦刺之積血漉水上隨與張牛血相入而凝即以
犢歸張氏縣稱神明元質名天保磁州人進士趙公
祥親見

賈叟刻木

平陽賈叟无目而能刻神像人以待詔日之交城縣
中寺一佛是其所刻儀相端嚴僧說賈初立木胎先
摸索之意有所會運斤如風予因記趙州沒眼僧能
嘆墨作画上布五色亦嘆之毛提筆家一帚躡大樹
下旁臥一青彪席日燥如金望之毛髮森立雖趙
邈齒不足過佛氏所謂六根互用者殆從是而進也
耶

閭大堯婦語

穰縣孫莊農民閭大堯大中與相里劉進往商洛買
牛而閭病死刻以書報其家閭母與娘望祭於所居
之前有回風吹紙灰往西南莊此莊是閭小娘所居
相去五六里少之有人來報閭大堯娘語欲與母妻
相見母妻奔往相持而哭問汝何死曰我死天命但
為劉進所欺先此相告某牛價幾何用絹若干某牛
價几何用銀若干彼乘我死先託欲相欺昧耳布金
價直皆令以筆記之又云此人情理不可耐我已死
渠有布布絹乃以行纏我蔽我面旁一屠者云汝欠

我肉銀若干汝家以汝死遂不見還今令我取還問
俯首久之仰視屠云我已死更理會甚現者大笑他
日劉進及家人說向云問大有靈先以價直告其家
矣進見其妻一錢不敢欺馬致遠與問一村落為言
如此此與正大中熙卒石貴事同貴死後屍一男子
就舞陽縣吏徵債訴於司農卿張公異其事命部掾
王仲寬為理責有文券可憑立命還之

延壽丹

神仙辟穀延壽丹一丸終身不飢光明硃砂一兩飛
過用之定粉一兩燒之黃色者白茯苓如雪者一兩

或加半兩黃丹輕紅者一兩飛過乳秤香七錢半水
銀三錢大金箔二十片白沙蜜一兩淨蠟二兩石各
擇精細者先將定粉入乳鉢開研次下水銀再研直
候無水銀星子為度次下黃丹硃砂金箔再研次下
茯苓乳香等細末同研勻將藥入坩椀坐熱湯上勿
令湯冷另將蜜蠟開鉢入藥在內水匙攪勻衆手丸
每一兩作十二丸子時勿令有劑縫或硃砂或水銀
為衣不為衣亦可如欲以水銀為衣取水銀三二粒
手心內用津唾擦青色取藥三五丸搓之合時忌雞
犬婦人藥成入坩器貯之如欲住食先用油三兩爇

一兩白麩一斤入蜜一兩和燒餅或煎餅如无食不
托麩或糯米粥亦可須極飽然後服藥以乳香湯下
一丸又一時辰再將白麩炒熟蜜竭為丸如桐子大
溫白湯或乳香湯下百丸名曰後藥先已飽食又服
後藥故二三日不困雖困亦無傷服藥後當萬緣不
染夫心動則氣散語多則氣傷故辟谷者以寧心養
氣為本事來則應事過勿留於心時時向日咽氣以
為補助茶湯任意勿食有滓之物忌怒忌大勞十日
後肌肉雖瘦而筋骨輕健神現開朗如欲開食須二
七日以後候藥在丹田可開食不至二七日而食則

藥隨臟腑而下開食之後如更欲住食不必服藥止
以乳香湯勻之凶年飢歲至父子夫婦相啖搗為泥
丸作彈子大黃丹為衣紙帶子盛此藥一丸縫合著
臍中上用裘肚繫定每遇箭鏃未出先如上繫定頃
用象牙末擦瘡口若中箭已久須用鋒刃或針少少
取破捺象牙末則箭鏃自出如魚骨鯁喉以至針錢
麥芒不限久近皆驗

救熏死

辛未冬德興西南磨石窰居民避兵其中兵八來攻
窰中五百人悉為烟火熏死內一季帥者迷悶中摸

索得一凍葦服嚼之汁才咽而甦因與其兄亦活
五百人者用此皆得命葦服細物活人之功乃如此
中流失舡一壺千金真不虛語河中人趙才卿又言
炭烟熏人往往致死臨卧削葦服一片著火中即烟
氣不能毒人如無葦服時預暴乾為末備急用亦可

神人方

阿魏散治骨蒸傳尸勞寒熱困羸喘咳方阿魏三錢
斫青松一握細切束北茈枝一握細剉甘草如病人
中指許大男左女右童子小便二升半先以小便隔
夜浸藥明旦煎取一大升空心溫服分為三服以進

次服調檳榔末三錢如人行千里更一服丈夫病嬾
人煎藥嬾人病丈夫煎藥合時忌孝子孕婦病人及
腥穢物雞犬見服藥後忌油膩濕麪冷硬物服至一
二劑即吐出虫或泄瀉更不須服餘藥若未吐利即
當盡服病在上即吐在下者利皆出虫如馬尾人髮
類當即差天下治勞直須累月或經歲唯此得於神
授隨手取效陵川進士劉俞字彬叔任都運司幙官
日得於閭即陟云是古崔家方閭先患此疾垂死得
而愈劉以治寧州一官妓利寸白虫三四升狀葱根
隨即平復藥後遂去諸疾五臟虛羸魂魄不安安即

以白茯苓湯補之白茯苓一錢茯神一錢人參三錢
遠志三錢去心龍骨二錢防風二錢甘草三錢麥門
冬去心四錢犀角五錢錯為末生干地黄四錢肥大
枣七枚水二大升煎作八分分三服溫下如人行五
里更一服仍避風寒若覺未安隔日更作一劑已上
兩藥須連服之好問按此方本出普濟加減方其語
簡畧又不著所從來而世人不甚敬信故備論之

背疽方二

治發背腦疽一切惡瘡初寬時採獨科蒼耳一根連

葉帶子細剉不犯鉄器用沙鍋熱水二大碗熬及一
半瘡在上飯後徐徐服之吐出候吐定再服以盡為
度瘡在下空心服瘡自破出膿更不潰引瘡上別以
膏藥傳之此方京兆張伯玉家榜示傳人後昆仲皆
登第人謂善報

伯玉膏

治一切惡瘡服瓜蒌方懸萎一枚去皮用穰及子生
姜四兩甘草二兩橫文者佳細切生用無灰酒一椀
煎及半濃服之煎時不犯銅鉄病在上食後在下空
心見洪氏方陳日華方中州初約子張戶部林卿其
法有加大黃或木香或乳香沒藥者大率以瓜蒌生

姜甘草為主病瘡先棘利次用瓜萎藥日以乳香菘
豆粉溫下三五錢防毒氣入腹外以膏塗傳之病者
亦無慮矣好問年二十一侍先君官隴城大安庚午
春先人疽發於鬢好問愚幼平居作學子計於藥醫
懵然無所知庸匠滿前任其施設先君竟用是捐館
其後還鄉得此方於家塾以治他人遂有百驗之效
感念平昔慚恨入地為人子不知醫其受禍乃如此
故并記之為戒

內藏庫龍

遼祖神冊五年三月黑龍見棧刺山陽水遼祖馳往

三日乃得至而龍尚不去遼祖射之而斃龍一角尾
長而足短身長五尺舌長二寸有半命藏之內庫貞
祐南渡尚在人見言作蒲背形也

都城夜怪

從舅張伯達知徵飛卿朝崇慶二年正月同赴試省
所挈僕夫戲以王與目之者宿迎鑿坊夜起便旋足
纔出門見對街一鬼青面赤髮目光如炬腕懸一劍
而坐傍一卒侍立矜惡尤可怖吳大叫而仆三四時
許乃甦問之言所見如此

都城大火

大安未都城頻歲大火凡被熱之家或墻壁間先有朱書字記之尋即火起互相訪問无不然者凡延燒三數萬家市中佛閣自唐日有之遼又人謂之護國仁王佛壇于手眼大悲閣字虞世南所書及閣被焚衛紹王有旨令救世南書榜願盼中已死及矣識者謂護國壇被焚不祥之甚不一年遂有虎賊弑逆之禍

併胎

吳定元光間陽翟小客王奉先其妻先產四子再生三子辛未十一月秀容福田寺農民范班妻連三歲

舉三男三女皆死矣此歲復一男一女其母後旁嘆訝云汝必不活得早過去亦好兒忽能言連曰不去不去母驚語其父語未竟兒依前言不去未几兒女皆死南齊褚侍中澄臣說論受形有云陰陽俱至非男非女之身積血敢分併胎品胎之兆如言化生固有是理下定為訝子諸褚論固不可廢然併胎品胎二家者世不多見耶

童岢

南渡後京師一滿師者事一神童自言出貴家姓阿不罕氏八歲遭平章進忠弃都城人負之奪門出人

馬蹂踐而死夙世負滿師錢无美今未償之京師貴家无不迎至傳達宮禁問者焚香酌酒滿袖手其旁童自語人語明了可辯尋其声在空中酌酒在地則颼然而下如就飲之者問通亡遺失不涉爭訟不關利害則言之問以千里外事則曰我往問之良久至必以困乏為言所經之家他日雖滿不在亦自來語話滿由是致富汴京破後聞北上出入貴近家矣

生子兩頭

正大辛卯十二月陽翟士人王子思家一婢生子一身兩頭乳媪以為怪摘去其一氣系分兩歧而出明

年正月兩行者軍有三峰之敗

生死之數

王右司仲澤識歸德一武弁奧里光祿者清州人其子孫曾孫男女俱以九月生九十六人李昂霄同舍生劉遠之燕人兄弟五人俱以七月生高唐閻內翰子秀之子之父均其母後俱以六月二十九日物故子秀亦然豈偶然哉

黨承旨生死之異

承旨黨公初在孕其母夢唐道士吳筠來託宿為人儀觀秀整望之如神仙在西掖三十年以承旨致仕

大安三年九月十八終於家是夕有大星殞於居篆籀入神李陽冰以後一人而已嘗謂唐人韓蔡不通字李八分自篆籀中來故公書上軋鍾蔡其不下論也小楷如虞褚亦當為中朝第一書法以魯公為正柳誠懸已下不論也古人名一藝而公獨兼之不謂之全可乎其為當世所推重如此東坡謂韓退之生也有自來而逝矣有所為以公生死之際觀之亦可以無愧斯語矣

天賜夫人

廣寧閭山公廟靈應甚著又其像設猗惡林木蔽映

人白晝入其中皆恐怖毛豎旁近言靜夜時聞訊掠聲故過者或迂路避之參知政事梁公肅家此鄉之獐馬嶺作孝子時與諸生結夏課談及鬼神事歷數時人之胆勇者梁公都不之許因自言我能以昏暮或陰晦之際入閭山廟廡廊一周諸生從史之曰能往何以取信梁公曰我當就周行處以物畫之用是為驗明日晚約偕往諸生待於廟門外奮袖徑去畫至廟之東隅摸索有一人倚壁而立梁公意其為鬼負之出諸生延問何所見梁公笑曰我負一鬼至矣可取大照之及火至見是一美婦衣裝絕與世俗

不同欲問詰之則氣息奄奄。狀若昏醉諸生真謂鬼物環立守之良久開目見人環繞驚怖不自禁問此為何地諸生為言其處及廟中得之者且詰其為人為鬼何所從來婦言我揚州大族某氏女以吉日迎往偕家有與中忽為大風所飄神識亂散不知何以至此諸生喜曰梁生未受室神物乃從揚州送一夢至誠有冥數存於其間可因而成之梁公乃携婦归尋擢第不十數年致仕通顯婦奉數子故時人有天賜夫人之日至於傳達宮禁梁公以大定二十年節度彰德相下考舊仍有及見之者兵亂後梁氏尚多

問其家世多天賜諸孫行云

北向天王

參政梁公肅奉子時祈仙問前途仙批云六十八相而已後節度彰德年造六十以入相未應會世宗怒宋人就驛中取圖書選於朝豔可為詳問使不辱呂命者宰相以公應詔使还称旨拜參政入相之應乃在此間內翰子秀筆錄記公臨終前二日言上帝召我為北向天王遂卒

劉政純序

洛州人劉政初幼有至性母老失明政以舌舐之經

自復見及病晝夜奉壻藥衣不解帶到股肉啖之至
於再三母死負土成墳隣顧助之不受禽鳥哀鳴集
於墓樹廬墓側終喪守臣以聞世宗嘉之授太子掌
飲丞以事附史院本紀

續夷堅志前集

續夷堅志後集目錄

楊洞徵

獵天

方長老前身

劉政君遇異人

王登庸前身

三姑廟龍見

呂內翰遺令

呂忱元子成夢

麻姑乞樹

測景

雷震佃客

老趙後身

潼山莊氏

大明川異邪

鏡辨

宣德狂僧

張子雲祈仙

孝順馬

竭臺

不食而孕

李茂相法

劉生青詞護

抱陽二龍

王處存墓

脫殼楸

神舌胥莘公

駱腹異物

碑子魚

陵川瑞花

右腋生子

雷氏節姑

陵川人祈仙

三秀軒

張女宿慧

金寶牌

蛙化鼠

指牙方

暴雨落大羊頭

閩中丁亥歲灾疫

炭谷瓊花

神救甄師軍

官婢玉真

廣寧寺鐘声

永安錢

盜謝王君和

宣靖播越之兆

日本國冠服

孔孟之後

珠子水

古錢

猪善友

項王廟

石椿火出

臨淄院

廣寧山寺龍鬪

女真黃

焦燧業振

張孝通寬

魏公夢魚

天裂

夢靈丸

炭中二仙

古鼎

王先生前知

海島嶼

王內翰詩識

臨晉異瓜

相字

平陽貢院雙鶴

呂氏所記古印章

日中見異物

西陰井移

王子明獲盜

雞澤神疫

賀瑞中見渴鬼

舜夢

大慶殿柱

史季攬登科歲月

空中人語

鍾戎地陷

高白松

四州題壁詞

護蘭童子

介虫之疫

邊元恕所記二事

神甯窩水涸

張甫夢應

山石飛墮

間間公主章表

密崔題字

奏簡夫臨終詩

張子野古徵

王生報冤

仙猫

田德秀宿語

華陀帖

梁梅

軍中大

蚩丸城

德升後身

田德秀詩識

張居士

米元章心經呪

王尊師天壇

張先生座右銘

吳中王起善博學且勤人有異書必手抄之此其二也按續夷堅志乃遺山先生當中原陸沉之時皆耳聞目見之事非若洪景廬演史寓言也其功善戒惡不為無補吾知起善推廣之心即遺山之心也至順三年朱方石巖民瞻識

續夷堅志後集

太原元好問裕之纂

楊洞微

道士楊谷字洞微代州人隱居華山為人儀觀秀偉道行卓絕平生未嘗與物忤通莊易世以莊子楊先生目之明昌間詔徵高道隸天長現未幾還山其將歸也與知觀侯生食於市書教大字於食案又囑侯言昨過沃州聞君母病可速歸侯以假去及至沃州而母不病侯生諱語曰渠給我邪及此延天長已被焚矣又嘗與客遊崧山白龜泉上見一石鱗出客曰

蟹橫行殆天性乎洞微曰此物固橫行恨不值正人
耳隨以手指之螭即正行晚爰中方卜居之中方舊
無泉苦於遠汲洞微言山秀如此不應無泉乃喬沐
致禱筮之得吉徵是時十月菴旁近葵花榮茂洞微
云於文章癸為葵此殆水徵也與衆道士行尋之見
隅巽草樹間隱隱有微潤掘之果得泉可供數百指
然東隅絕澗南限羣峰石壁峻峭幾百步不可涉洞
微與弟子呂澤輩沿壁作棧道以通往來人以棧木
易朽慮有顛隤之患乃就壁取石鑿竅嵌之疊為石
梁甃泉為池自是中方得水甚易至今人目為楊公

泉間間嘗為作文記之又言吾友潘若淨容字清客
有道之士也嘗從洞微游甚嘆服之云楊洞微當求
之古人中耳間間後過華州追懷洞微云前年曾就
雲台宿知有先生在華山今日白雲峯頂起却疑騎
鶴下人間其稱道如此

測景

司天測景冬夏二至中都以北漸差中都冬至一丈
五尺七寸六分夏至二尺二寸六分晝六十一刻夜
三十九刻山後涼陁金蓮川在都西州四百里而近
其地最高夏至晝六十三刻夜三十七刻上京臨潢

府在郡北三千里夏至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呂氏碣石錄云

獵犬

太和五年道陵獵去龍州吳州羣犬宗室岐任進數犬云可備射席用上令試之犬見席一前出誘之席奔逐衆犬羣起或前或後左右伺便得噬席艱於周旋或怒躍一二文意欲逸去而羣犬隨及虎既困而卧衛士前射之竟斃於羣犬

雷震佃客

陝州盧村張海與同里一農民有雙言佃客發謀誣此人以燒麥積渠從旁證之海縛農民解尉司農性純質不能自明分一死矣三人者行至南城外忽雷震佃客從空而下骨肉皆盡唯皮髮在耳士人牛叔玉親見時郭敬升為陝令也

方長老前身

丹霞長老義方字道尉氏人前身柳小二亦縣人大定初羣小聚議燒相國寺三門乘亂劫軍資庫凡五十人分部探姓名柳小二與一人當放火先就門下行視可以謀度奉大柳私自念言此門國力所成大如木山一火之後再不可得如此功緣我乃壞之可

惜可惜感嘆之際被擒州橋上訊掠而死死後託生
縣中陳家六七歲能言前世事訪父母妻子及墾財
所在信為柳小二無疑於二家供給之出家法雲寺
後嗣法鑄和尚往丹霞親為予言

老趙後身

鞏州仇家巷解庫趙九老父趙三大安二年病殆尋
生臨洮西小字街銀孫家年十六託人訪趙九說前
後身事且呼趙九來看趙人遣人往迎將出鞏州家
人奔走來迎趙九在衆中疑信尚未決孫童遙見趙
九呼小字大罵恐其不即來認見妻亦罵之指妻臂

上燒瘢及樹下宮粟家徒是往來兩家州將宗室榮
祿倖李好復節度副使史舜元異其事親聞之說初
為人兩名至一大官府卒令候於門良久而出曰不
須見長但從我行乘一騾至數里外入河漢一婦先
在此卒指婦云此汝母也錯愕之際為卒推水中遂
不記至三歲乃悟前生云

劉致君見異人

致君遼陽人號龍山劉仲錫致君年二十不貴異物民乃足騰擢第
管義庫節度副使
釋褐贊皇尉一日巡捕至平山寺中見壁有題詩云
長梢疊葉正颼颼枕底寒聲為客留野鶴不來山月

墮獨眠滋味五更秋問誰僧所題言一客年可六十
許衣著丰神奇異昨夜寄宿今旦題詩而去墨尚未
乾去未遠也致君分^遠適弓兵踪跡之少焉兵來報客
在山中大樹下待君致君載酒往見客前揖客亦與
之抗禮問姓名不答指酒索飲致君見其談吐洒落
知其異人以平生經傳疑事實之醇對詳盡得所未
聞客亦謂致君為可與語舉杯引滿飲及後者日將
夕致君與吏卒皆大醉及醒失客所在致君此後詩
學大進其外孫李內翰欽叔為予言

潼山莊氏

靈辯北四十里地名潼山有南華觀莊子之後餘二
百家族長以行第數之有二千人又有二十九翁之
自官給杖印主詞訟風俗醇厚俗中有善談玄者介
休烏元章題其詩南華云試括真理問南華生死元
如竟夢何晝夜曾停竟夢否古今還續死生麼潼山
歲歲有春草睢水年年有綠波子逝於今已千歲竟
時何少睡時多

王登庸前身

王登庸平州人日合天統榜進士歷宰數縣皆有能
聲為予同年蘓鼎臣說渠前身同里劉氏女年十六

七歲采桑墮樹下傷重氣未絕而靈識已託生王家
滿月剃頭髮前身亦知痛而爰甫求往刘家其後西
家供奉令牽子刘氏父母死皆為服心喪三年

大明川異卵

曲陽匠者郭彥達曾居大明川間一農夫董成者掃
地至門限地即高起以錘鏟平之已而復高如是三
回斂而掘之先得一卵如碗許殼模見中有二蛇一
墨一班又掘得一卵比前差大彥達曉之曰神物不
可觸祭拜而送之成如言送淇河中是岁川上下雷
雨振大木數千人以疫死者數百人

三姑廟龍見

大明奎神三姑廟旁近龍見橫卧三草舍上觀者數
百人見龍鱗中甲出黃毛其背如駝峯頭與一大樹
齊暝鼻不可近既墮天矯不得上良久雲霧復合乃
去時已酉歲七八月間也

鏡辨

蔡內翰正甫云大定七年秋與蕭彥昭俱官都下蕭
一日見過出古鏡相似曰頃歲得之閨中雖甚愛之
然背文四字不盡識且未知為何時物予取視之漢
物也文曰長宜子孫宣和博古尚有馮出古示之殆

若合符彥昭驚喜有姚仲瞻在坐言曰僕家一鏡制
作亦奇宋末得於長安土人家相傳為太真奩中物
不之信也使取而觀背有楷字數十為韻語句四言
其畧有華屋交映珠簾對看潛窺聖泚鹿則常瑞等
語而紐有開元二字姚曰考其年則唐物安知為太
真之舊耶予笑而不荅徐出浮休居士張芸叟所作
冗長錄使讀其間載元祐中有耕望賢驛故地得鏡
遺予者銘為四字詩中有潛窺聖泚之句聖泚二字
皆少空意取聖為君泚為妃耳與此制正合望賢去
馬嵬數十里蓋遷幸時遺之浮休陝右人得之長安

信矣彥昭歡甚以謂一日有二奇事不可不書予曰
多言屢中仲尼所以譏子貢也然世喜道其偶中予
不書可乎

呂內翰遺命

呂防禦忠翰生於經季有所得故每以古人自期臨
終敕諸子云吾死無火葬火葬是謂戮尸無齋僧作
佛事高僧佛事是不以堯舜文武周孔之教待我有
違吾言非呂氏子孫諸子從教無一敢違者范可農
拯之梁都運斗南每為予言近步斗南遺令送終不
以僧佛沒事有自来矣

宣德狂僧

宣德聖國寺狂僧有衣藍縷獨處暗室夏月不浣濯
無穢氣嘗於寺家廊舍合爪向午馬言飽齋飽高生
徒大惡之承安中春旱州倅田公問何日當雨僧言
四月二十日雨足矣及期果然刺史為中秋釀酒僧
云刺史即東去何必釀為十四日除與中尹乘傳之
官他所言多驗 范極之說

呂狀元夢應

呂內翰造字子成未第時夢金龍蜿蜒自天而下攫
而食之是夕經義魁南省詞賦總擢殿元閣門請詩

有狀頭家世傳三葉天下科名占兩魁謂其大父延
嗣父忠嗣與子成俱狀元也

張子雲祈仙

張子雲以蔭補官嘗作金人捧盤露樂府道退閑之
樂一時閔傳之道陵名為書都監累遷冀州倅一日
祈仙仙批青門飲詞末句云半紙虛名白髮知多少
一棹武陵歸諱不如聞早怕桃花笺人老子雲即日
致仕張故人仲升說

麻姑乞樹

寧海崑崙山石落村利氏富於財嘗於海濱得百丈

魚取骨為梁構大屋名曰鯉堂堂前一槐陰蔽數畝
世所罕見劉忽夢女官自稱麻姑問劉乞槐樹修廟
劉夢中甚難之既而曰廟去此數里何緣得去即漫
許之及寤異其事然亦不之信也後數十日風雨大
作昏晦如夜人家知有疫皆入室潛遁須臾開霽唯
失劉氏槐所在人相与求之麻姑廟此壽已卧廟前
矣

孝順馬

宣宗朝一親軍卒畜一鉄色驄能知人指使此卒無
兼丁每上直馬自負卧其膝至下直則負之而歸他

人或遮閑牽掣則作声勢蹄齧之人莫敢近雖在軍
伍或此卒他適馬自尋之必得所在卒南征墮坑塹
中不能起馬跪前二足因得攬轡而上軍中盛傳為
孝順馬一日中貴人勞軍准上戲令此卒戲匿縱馬
自尋馬振鬣長鳴徑到主人處中貴聞之宣宗為增
卒月給

蝎臺

東京宮城東北隅有蝎台大定中修城役夫毀台取
土及半得石函啟之中有塊石圓滑天成撼搖作動
物声坡之二大蝎尾梢相鈞旋轉不解見風即死人

有問張都運復亨者云遼東無蝎而蝎在石中石在
函又為土所埋人何以知其有蝎而名台也張筭度
久之乃云埋石函者必以數知之不然是神告之也
此外吾不知

陵川瑞花

先人宰陵川泰和甲子元夕縣李燒燈有以杏棣棠
枯枝為剪綵花者燈羅家僮乞之供於縣署佛屋中
四月上七夜先夫人熱誦次乃見杏棠皆作花真應
相問先人公賓示之以為文字之祥為賦瑞花詩予
年始十五矣

不食而孕

東京牛氏婦年未二十因異夢遂不食食則吐且病
數年之後都不減瘦乙巳歲幸一女又自乳之其姑
挈見范鍊師范諭其姑婦已不食又無便溲何不令
入道姑曰婦忘小女不能離耳識者意此婦食示氣
故動作如常天癸時至而愛根不能割所以有子書
傳中亦不多見也

右腋生子

李鍊師湛然戊申秋入閨視見一婦媿身臨月忽右
腋發一大瘡瘡破胎胞從瘡口出子母皆安

李茂相法

完州守楊秀寔正大中權刑部主事供輸閩陝相者
李茂自南中來相人言休咎殊驗官府以其惑衆羈
管之楊與之熟狎私自言此人言休咎或壽永末路
榮顯羞以自慰如言前途不遠或日久有它惟祇增
憂撓耳因與茂食久問云休咎不願知但某離老母
十月見面當在何時茂且食且笑曰君三日當拜太
夫人矣楊竊謂閩陝云去京千里餘三日何緣得到
食未竟平章芮公急召楊驛奏邊事三日未日中至
家楊至今以為奇茂後入京寓惠安寺朝士爭往扣

之近侍焦春和甫入門茂即言五品五品根來處不
高耳焦本世家宗童聞茂言深恥之茂未幾被戮年
三十三

雷氏節姑

雷氏渾源人是西仲南仲從姊妹行年十七嫁為應
州丁倅妻雷氏羣從有不悅者許告服內成親婚遂
聽離丁謂夫人言絕婚固非吾二人意然夫人此去
再遣人否室曰我若再嫁當令兩目瞎丁出夫人果
有是心我亦當同此誓其後丁遠前言再娶未幾果
喪明雷氏十八寡居九十七乃終從孫希顏常欲為

文記之竟不及也

劉生青詞之譴

正和初中年陽梅人劉慎字榮輔為里人劉六作延薦青詞劉平生有穢行榮輔作詞曲為辨理又依例荐板後數日榮輔作首學生魯羅見者病中忽為物所冤令家人請劉輔來劉至羅兒作色呵之曰汝昨為劉六作青詞汝於誰處敢妄語耶榮輔听羅惶懼殊甚手寫者狀言於後更不敢復作青詞羅兒不復有言此兒甫成童初不知青詞為何物殆是劉過惡顯着榮輔妄為飾說邀神福理假此兒以警之耳

陵川人祈仙

陵川士人劉元方卿說兵亂後縣即中人祈仙楊微君朴降筆詩尤奇偉不凡如論馮字云汝知毫端心萬物不可得又云龍盤一氣雷雲定鯨化三山草木枯一席評事者出高麗尺紙求詩云霜入詞鋒月痕缺手中不覓風雷掣如是八句後批云慎勿觸汚神物終當飛去席氏子嬾產乳未終月竊視之三日後聞奏乃無一字但空席而已劉曾問生死之際其理何如云死死恣或速死生非可樂死非可惡鬼之恣生猶人之恣或但生人不知死者樂耳縣人都俞字

舜卿素不信仙鬼事一日召舜卿至前云與汝銀杏
問安在批云在汝懷中都探懷得之又批云與汝櫻
桃都問臘月安得有批云已在汝掌中矣都展手果
有一日分遺諸人連枝紅杏三十餘枝心應在^增諸
人之數或問盛冬安得有此批云此土之冬非他境
之夏乎又問他境安在批云在數萬里之外問云那
得逡巡至此批云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汝不知之手
元卿問神仙果有無幸明以告我批云子尚見疑乎
元卿今容頓天屢為予言故續記於筆陳子喪亂之
後也

抱陽二龍

順天西北四十里抱陽岩寶教院大小二青龍在寺
潭中廟曰顯濟古碑記二龍見於隋唐之間有將軍
之目官比刺史大龍崇寧五年封崇惠侯政和七年
進靈益公小龍嘉禧侯進英澤公二龍各長二三尺
許色深翠墨細點間之春間仿佛成方勝花行則昂
首不類他蛇出則浮行水上能與雲雨交現不測鄉
人祈賽與之酒則直至高二尺餘俯首就盞飲之故
前人詩有青蛇立飲祭神酒之句二龍居山陽各有
種類至數十百箇都不毒螫大龍一目眇其種恣然

然凡在山陰者皆禱蛇例毒螫然不敢犯山陽二龍之境至則為二龍之族咬殺之二族亦不往山陰村落小兒輩與之習慣至以手捧之而族常宿民家卧具中人亦不駭怪也此事唐張熙公說馮瀛王道宋崇儀使大名總管邢仲良近代鄭州刺史趙攄子充皆嘗讀書於此有邢氏總志菴忘歸軒燕公石穴讀書堂明珠窩初山石崩出一穴如盃盃之半莹滑無琢削痕似有光彩土人傳有明珠飛出以名之近山三四里所有昇賢村屬滿城馮王故居也辛亥冬予與毛山卿德義仲昆和伯常劉敬之諸人一遊寺

僧顯淳質有道行時年七十八說龍之美

三秀軒

李都運有之高部唐卿趙禮部廷六一永平西一小寺腊月飛樹一枝作花大金蟬集其上又竹林出一笋因故所居為三秀軒後三人皆登上第極品

王處存墓

王處存墓在曲陽燕川西北白帟山之青龍螭已卯八月宛州人刮破之骨已灰燼得銀百餘星一硯一鏡唐哀帝所賜鉄券券刻金字云初葬忠臣王處存賜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貫九百九十九文其孫

周臣說

張女夙慧

順天萬戶張德劉第八女小字慶娥資質秀爽眼尾
入鬢丙午初入小學生七年矣日誦數百言此戊申
二月女史屬辭考經論語孟子易乾傳至下繫詩二
南曲禮內則少儀中庸大學儒行祭統祭義經解冠
婚諸篇班氏女戒郝氏內則內訓通喪記六卷皆成
誦日兼二詩古律至十篇學書下筆有成人之風
且夕家居見家人或不整肅以禮責之又所誦書多
能通大義時其誦說其對屬才思敏捷無小兒女子

伯常名徑

語睡思昏昏如醉思閨心寂寂似禪心
飛李東風蝴蝶夢闌小明月杜鵑魂識者謂此詩不佳復日果得
病又四日亡甫九歲郝伯常為詩吊之

脫殼楸

代州壽寧觀宋天聖中一楸樹老且枯矣海蟾子過
州賣卒死藥三日不售投藥此樹中明年枯折再茂
人目之謂脫殼楸白皦子西題詩云一粒丹砂妙有
神能教枯木再生春仙翁用意真難曉只度枯楸不
度人泰和中王嘉子告過壽寧觀道判白生云子
西詩譏觀中人汝曹尚刻石耶白因斧覆此石

金寶牌

宣政間方士能化泥為金名金寶牌長三寸半濶二寸半文曰永鎮福地代州天慶壽寧三處有之天慶者今尚在承平時人傳玩顯是記所成指天宛然

楷牙方

茯苓石膏龍骨各一兩寒水石二兩半白芷半兩細辛三錢石燕子大者一枚小者一隻末之早晚搗牙繁時王文漢卿得此方於麟撫沂守沂守得於國初洛陽師李成折年逾九十牙齒都不踈豁亦無風虫王文今亦九十食肉尚能蕪決之信此方之神也

碑子魚

海中有魚尾足與龜無異背上聚一殼如碑石植立之狀潮退則出岸上曝殼十百為羣聞人聲則爬沙入海海濱人謂之碑子魚或魚或獸未可必也舊說蒲牢海獸遇鯨躍則吼其声如鐘今人鑄鐘作蒲牢形刻撞鐘槌為鯨於二音有取焉蓋古人制器象物如舟車弧矢杵臼之屬初不漫作特後不能盡知之耳然則碑表之制將亦有所本耶抑人見魚形似傳會為名也

神告胥莘公

胥莘公鼎字和
之代之繁時人大字
惟王尚復以進字
章以事並左副

元帥移鎮京兆
華國之南度也
善生有方白
者唯之入也

胥莘公嘗夢泰山神告之曰敬我無福慢我無殃當行善道家道以常每以此語人事見家傳

蛙化鼠

燕安南州白羊淀南北四十里東七十里曰為水所占近甲午歲忽乾涸淀中所有蛙皆悉化黑鼠噬麥草根盡土脉虛鬆不待耕墾投麥種即成熟其居民不勝奉聽客戶收穫俱取課而已此地小草根膠固不受耕其因鼠化得麥亦異事也治 劉云天荒地亂莫離此淀有水食魚無水食麩是則前此亦嘗得麥乎 張侯德明說

驢腹異物

完州舊永平縣磨戶其人家畜一驴或受病比死大叫七日夜不絕聲剖之大腹內得物非餅非石形如粘蟻而褊色深褐其堅若鉄石磨家不以為異擲之麥囤中日課麥皆取於此而都不淺耗如是一年鄉人傳以為神官長石生者索去亦置麥中竟無神反今在順天張侯家予親見

暴雨落羊頭

貞祐二年平州楊雲卿為崞縣令夏月暴雨過閭南外十餘里落羊頭大如車轂角上豎高三尺以物怪

申代州州下軍資庫收聞之朝

關中丁亥歲灾疫

正大四丁亥關中灾疫二事平涼西草場天王塑像前後颺動凡晝兩夜不止而泥塑衣終都不剝落知府徒單百軍奴往拜之拜至三像即不動知府去動如故臨洮城中鼠晝夜作声比屋皆然日一近四更鼠羣出中有大者如海鼠而白引羣鼠出南門門下排卧鼠爭道踏人面而過有者入東南白草原乃不見府至此六十里劉善甫從弟潤之說珠子冰

臨洮城外洮水冬月結冰小於芡寔圓潔如一斗鄭之珠排陽中富家收貯盛夏以蜜漿調之如真珠粉然此水上下三百里冬月望之凝白無際而著脚即陷蓋水珠雖沍寒亦不融結為一也

炭谷瓊花

鄠縣正南十里曰炭谷入谷五里有瓊花奇奇大四人合抱逢閏即花初伏開未伏乃晝花白如玉攢開如聚八仙狀中有玉蝴蝶一高出花上花落不著地乘空而起兵乱為所斫云

古錢

東平人錢信中按錢譜收古錢凡得數十種付之茶店劉六劉本澗司胥史家素稱好事及多收古錢聚兩家所有以錦囊貯之如譜中不記年代品最在前劉亦有之金錯刀尤重厚今世所見終二三分耳又有方寸七形製與錯刀同最多推為衆錢之冠王莽大錢作燕尾狀者此今所有其大口信文曰端布尚干背復有兩字布綵布泉布貨布流布如是近十布又有一銖二銖三銖至五銖有內口出者是方孔四角金文通輪郭者復有錢背四出者榆莢其文一曰五金一曰五朱殆亦銖字為二也既有湧金亦有

鏤金開元錢有湧金月牙復有鏤金月牙有孔方之上有橫湧金月牙一線通輪郭者亦有孔方之下線通輪郭者此家所畜不特古錢書畫珥暨古物無無不具士大夫日聚於此雜客不預也東平破後不知古物在否也

神救甄印軍

完州師甄全已邗歲為北兵部功求救恒山軍恒山逗遛不進全逾城逃死為北所獲恒山以全為叛已誅甄族故之在軍中者又刻全人頭山砦砦上人半出運糧外軍猝至守者不之備殺虜甚衆運糧者不

知被刳坦然還若恒山軍陰伺之謀盡殺而後已是
夜若上大青鬼現眼如盂赤紅有光焰軍士驚怖散
走甄衆乃得脫

猪善友

洛西永寧一屠肆豢猪數十頭一日子弟問屠伯當
宰何猪屠伯攀圈指示羣猪驚擾有一猪安然不動
屠伯指此猪云此猪食甚少養飼已久可宰之子弟
入圈曳之就縛噤不出一声及刺口喉無血亦不死
子弟曰之屠伯屠伯自加刃以手杯之此猪乃無心
肺屠伯大驚悟以為神像可化擲於地拜天地曰
方誓願改業此猪既不死安然入圈尔後其家不復
以糟糠飼之曰猪善友閭里喧傳有自遠來覘者
無不驚嘆一民家來請猪善友而此猪應諾明旦
請者未至猪已坐於此家之門此家以齋食與之如
是二十三日歷傍近民家幾遍躡此一墓園中不動
視之已死矣幸愿敬之為作傳

宮婢玉真

大定中廣寧士人李惟清元直者與鬼婦故宋宮人
玉真遇玉真有楊柳枝詞云已謝芳華更不留幾經
秋故宮臺榭只荒邱恐回頭塞外風霜家萬里望中

應河南人自号
荒野人善溪
南待老平生不
為科舉計且
未嘗至京師也

愁楚魂湘血恨悠悠此生休一詩云皓齒明眸掩路
塵落花流水幾經春人間天上歸無處且作陽台夢
裡人又一詩云自憐華色鏡中衰輕弁前歡已自空
不恨相逢情不盡直須白鼠望歸期李生後以庚子
夏六月暴心痛死遼東為作傳以東都行記文多不
載

項王廟

正隆南征過烏江項羽廟引妃妲己之為說垓下
事顧謂眾妃曰汝輩中亦有似妲己者否此說傳達
民間有為之縮頸者

廣寧寺鐘

廣寧寺有巨鐘一日撞之不鳴其聲乃在城南橋下
行人聞之無不駭懼有告寺僧坂橋下迎鐘
復鳴宗室仲章說

石橋大火

泰和八年冬京師大悲閣前幡竿石椿榷間連夕火
出四十餘日乃止明年大火延燒萬餘家閣亦被焚
衛王有旨救虞世南所書千手眼大悲閣題榜火氣
熾盛人離百步外不敢近云

永安錢

海陵天德初下宅於燕建號中都易拆津有為大興
始營造時得古錢地中文曰永安一千朝議以為瑞
乃取長安例地名永安改東平中都縣曰汝陽河南
永安曰芝田中都永安坊曰長寧然亦不知永安一
千何代所用錢也

臨淄道院

大定初山東人楊善淵買地臨淄市南立道院掘地
得古磚上刻四十二字云大有 年 月八日南
郭石羊巷楊道圓施花磚甃三 在元齊觀玉清
宮殿上永記楊押磚匠楊本堅有為考按者此地蓋

北齊時天慶觀今巷東道北尚有石羊存焉戊二年
高偉大統二年丙戌歲也縣前此 邑現善淵撥王
主之偶與古現地合善淵又與 同 亦異事也

盜謝王君和

馮翔士人王猷可字君和元豐中 京師待榜次一
日晨起市人携新魚至擲殿錢賄之君和祝殿錢以
卜前程一擲得魚市人附膺曰我家數口絕食已二
日就一熟分人賒此魚望獲數錢以為奉家之食子
乃一擲勝之我家衣襟盡矣君和惻然哀之不取魚
又以數錢遺之市人謝而去及下第西歸路經洧池

早發山谷間猝為羣盜所執十數里天明闔客行囊
一少年忽直前問君和非京師郎中乞我魚不取乎
今日乃相見於此再三懃謝并同行皆免同郡徐安
上記其事云

廣寺山寺龍關

甲辰乙巳歲廣寧夏五六月間大所晦雷雨環作聲
不斷夜望閣山上白氣直與海接湏臾而下終夜不
息平明水沒村落死者無限天
為平地下漫石石上有杵臼痕一
穴壑也山顛危闌處留跡數十所印泥鱗甲爪痕有
之長五六十尺者有長百餘尺者意羣龍聚聞於此
土人遭此大疫

宣靖播越兆

宣和中龍德宮花竹池沼間散戶延舍以村落田家
所居山庄漁市旗亭茶店無所不有以

張孝通寬報

大定未武清人趙士詮高販西京每過白登多宿張孝通家其妻私焉孝通知陰為之一日乘士詮醉與其子定國縊殺之投屍野中士詮久不歸子來白登訪之孝通先與店戶白忠友有仇不告趙子云汝父去向白忠友宜知之趙子訴官官案忠友訊掠不勝苦楚雖已誣服而獄終不決明

差賈公守謙往廉之賈察訪縣人言一異事云張孝通及其子驅一騾往某處憩於道傍樹下騾逐

草而逸定國怒鞭之騾忽人語云你殺趙客又來打我父子相顧失色他日孝通頗以飲騾又語曰你殺人却寬白家孝通父子恐之而縣人無不知者賈公以是歸報坊廷差刑部員外孫某馳至縣收孝通父子一印承人知神聖之不可誣也賈公仕至右丞

魏相夢魚

參知政事魏子平嗜食魚厨人養魚百餘頭以給常膳忽夢羣魚集其身揮斥不去復夢為魚所鯁痛不能出悶亂久之乃寤自是不食魚

相字

宋末有相字知休咎者上皇書一朝字令人試之相者云十月十日天子生紹興南渡將駐於杭書一杭字問之相者云兀木將至當避其鋒太師梁王小字兀木果擁兵而南其驗如此嘗與同舍生孟津李蔚慶之論及此予謂古無相字法殆又扶以他術耶李曰不然此毫卜之餘意耳

夢靈丸

京師法雲寺僧律師失明數年有人授一方治內外障但神水在者皆可療焉二兩蔓青子枸杞痰

黎甘菊荆芥穗各一兩當歸地黃川芎赤芍防風各一兩半十一味末之水面糊凡利子
心食前溫水下三二十九僧服之日復明
天丸

呂氏所記古印章

党承旨有周亞夫銅印束鹿紫楫
印臨淄農鄭氏耕地得方寸銅印鈕作九猿猴細小如豆諦視之形狀俱備鄭先未有子自是產九男因寶藏此印

古鼎

燕都廟學有夾銅鼎焉高二尺受數斛篆有離明神

鼎養大云字後歸裕陵竟不曉古人作何用也郭太
傳舜牽說博平路民一鼎無款識無文章而黃金丹
碧鈎爛溢因受丑并許三尺而一稍大路民用之煮
茶以少大燎之足則水隨沸大定中銅禁行不敢私
藏摧大足折送之官之中虛拆處銅植作火焰上騰
之狀天壤間神物奇宝成壞俱有
見毀於庸人
之手為可惜耳蔡內翰正夫古記

一明昌三年二月藍田玉山鄉

二 穿地得之

高二尺兩耳有字一十行文曰

初吉丁亥以

長歷告之魯莊公十二年四月丁亥即周厘王初立

之歲未改元故不稱年而故以月數焉又有一百二
字必周侯伯所作之器也其一大小

大西南大定

九年汾水壞東岸古墓有鼎乃

鼎小者五

寸許大幾三尺中作黃金色所

可辨鍾磬

小者大及二尺凡十六等蓋音律

也雖無款識

皆周物也

西陰井移

戊申正月武城之東有村落名西陰名家一井移四
五步而井橋如故也又數日一道士過此村形服與
常人異見農具中二地礮石咄咤曰業畜乃在此耶

併^扶揆之而去村民懼凶禍將及奔家遠徙後亦無他
南宮士董德卿親見之

海島神

王內翰元仲集錄近年海邊獵人航海求鴈至一島
其人穴居野處與諸夷特異言語絕不相通射之中
則捫血而笑獵者見男子則殺之人還將及所
悉自沉於水他日再往舡人人得至其家
婦至此不復食有自旬日者皆岡大樹上

元仲黃華之人也

鷄澤神疫

鷄澤農民五人全採樵出門望西風勢甚惡遲回不
欲往又為一叟所難四人者還家一山來樵次大
風從西北來震蕩天日此人走於溝中為
一人猝起全行行時此人踏風而行皆神鬼
逆運過一城神人曰此朝城也又路旁一長髯
人拜勸酒神人共入廟中留此人廟門下少之呼入
行酒見神人各長大餘有鬼形者人形者六皆錦綉
香氣襲人此人從中座勸酒中座者不語以右手拊
指指令沒次座者勸勸畢復云廟門下湏臾飲散神
人云大風隨起置此人不復問此人伺風定出問人

知此地為東平界廟即獄司也行弓數日乃至家猶恍惚如心恙云智仲可說

臨晉異瓜

臨晉上排喬英家業農種瓜三二頃英種出西瓜一窠廣畝二分結實一千二三百顆他日耕地瓜根如大椽辛亥年定襄士人樊頌之親曰

舜麥

河東縣舜若出麥顆粒如常麥色稍白每斗得麩十三斤此地二頃餘農者王之喻如今歲東家舜麥成至明歲西家成熟無定處然終不出

二頃之外也

定襄周夢卿說

平陽貢院鶴

太安初高子約耿君嗣閔子秀

乃試平陽

牽子萬人主師有夢緋衣人未謝

且試題以

下語同官俄羣宦旋舞至公樓上

不去主師命

胥吏揭榜大書示衆云今場狀元出自河東當牽府題聖人有金城解魁宋可封澤州省儉德化民家給之本省魁孫當時御題獲承休德不違康寧狀元王綱平陽三元者果皆河東云

史學優登科歲月

名譽
史學優言君後當擢第但當出此兒子門下為太晚
且李優雅以才名自負不以相者之言為然其後欽
叔二十三省元賜第中廷試策宏詞科除應奉翰林
文字兩預至貢李優竟出其門云

河中李欽叔初生其父之才作湯餅局有相者為安
史學優言君後當擢第但當出此兒子門下為太晚
且李優雅以才名自負不以相者之言為然其後欽
叔二十三省元賜第中廷試策宏詞科除應奉翰林
文字兩預至貢李優竟出其門云

日中見異物

崇慶元年冬十月北京進士趙天

和筆十五

人越試回曉行道中日中見三

獸在前一

蛇斷之二物行甚速一鳥跳躍

以無所見是

後兵動中原喪亂蘭仲大說

鎮戎地陷

鎮戎欲陷日州長佐史率使樂

成坐待駟亭

次見一婦被髮跣足喘汗入城

姑卒病買

藥欲救之良久亭中人間空際

有云出城

未答者言未更卒聞之大駭怪不

謂少之嬾得

藥而出城隨陷城中无一人免者此嬾始以孝感脫

此死欽中宗史監時亦在亭中親見其嬾惜不問此

婦姓氏耳

王子明獲盜

副樞劉中王公晦字子明澤州人初任長葛簿一日

行水邊見見回風逐馬行或前或後數里不去子明
疑其有異緩轡從之回風入水復出者數四子明名
旁近農民襍駟卒入水索之得一尸是日近被害者
檢視衣者於所佩小革囊中得貫布單目及木印一
子明嘿藏之不以語人既入縣即名布行賣布來官
欲買之積布盈廷子明一一辨視一布是木印所
記者因甲乙推之盜尋獲一縣和事見同
公所撰墓志

泗州題壁詞

具定末四都尉南征軍士掠淮上良家女北歸有題

木蘭花詞逆旅間云淮山隱隱千里雲峯千里恨淮
水悠悠萬頃烟波萬頃愁山長水遠行人東望
眼恨舊愁新有泪無言對晚春

賀端公見晁

吾州進士賀端公大定中宣聖廟一燈下見一火
青鬼髮上指目光如炬口出火焰賀以被蒙頭伏床
下日高諸生至乃敢出戰悚尚未定也起視水甕皆
乾硯池亦然溺器亦然人知其為渴鬼云端中出孫
國鎮之門有声賦此奉登科

介玉之友

東平進士薛价阜田^昌初進士嘗令魚台嗜食糟蟹凡
造蟹厨人生揭蟹脐約糶一粒鹽一捻復以繩十字
束之填入糟甕上以盆合之旋取食薛一日夢昨所
獲強寇劫獄而去夜半驚悟索燭召吏將問之烛至
乃見糟蟹踰甕滿前不知從何出也薛自此不食蟹
外曾孫東平賈顯之說

太慶殿柱

太原士人劉進之客衛州所居

聞哭聲訪

之隣里云旁近無哭者當是鬼哭也
有汴宮太慶殿所撤大木將作筏下河候漲落乃行

云是彰德即欲用修樂棚者古時石言於晉者此木
哭乎明日筏下河哭聲遂絕曹魏寺取漢武帝
承露金人欲置之許都臨發金涕李長
吉有金人拜漢歌

神莆渴水

西京人同府之南神莆渴泊水廣百餘畝深三大居
人取魚其中十三年前一夕大雷雨水忽飛去入渾
源東南山娘子坤村復為大陂凡神莆水所經遺魚
不絕

空中人語

張顯卿名德遼州人明昌二年經章貞祐四年進士
自說大安庚午歲曾與客飲向日醉酒語執壺者云
不必滿荐誠而已忽聞空中有人言安知空中无海
量者乎衆客駭立醉立數滿盃

天裂

元光壬午六月二十四日崔振之
縣民豁口村計會村斂此地在此
已間忽見天裂從東南至西北
有光盤曲如電令人震怖不敢言
見振之說
任咸寧令聚
里日在辰
數丈其中
民數百人皆

高白松

徐偉官京兆夢一老人勺首而長身
言其他日有斧斤之厄幸為保
夢亦不忘也及移守泰安會岳祠
大木皆斫採斫東六十里葉燕之
柯茂盛陰蔽二畝鄉村相傳為數百年物亦在采斫
之數鄉人又老哀禱於偉偉因悟前夢乃為宮護竟
免斬伐是夢有來謝者土人立祠其側辛生者為之
記文士張聖予賦詩云蟠根蟠足怪虬歲平頂摩
翠蓋張不怕雪霜侵玉瘦却愁雷雨化龍驤異材記

一綠袍謂偉

知所以然

修之境內

村有古松幹

肯資梁棟靈夢還能避斧戕萬古天風吹不老岱宗
山色共蒼

炭中二仙

臯州人實合春前廊時丞與定二年丁丑十月以戌
役在渾池此地出炭炭顯露隨取而足用者積累成
堆下以薪焚之裂焰熾然一日賈半園火坐忽
一炭塊爆出塊破中有二白玉似二寸有半
眉目口耳形體皆具頂鳥巾繫
狀雙帶下

垂雕刻所不及賈甚珍和兵亂亡

獲蘭童子

孟州路宣叔未二十而娶未几妻亡追悼不已鬱不
自聊夜夢妻如平生談詞後為詩詞注翡翠菴

作詩記之云翡翠菴前花草香

緣還却三生債不道未歸人斷腸

用死者歸

人生者為行人之義

王先生先知

東來阿閭生者少從醇德先生平陰王廣道李醇德嘗
告之曰汝今年二十五却後二十五年當喪明作事
子不濟辛壬癸甲之術可養生試以吾言奉之閭即
季禍命年五十果喪明而藝亦精自言七十當有子

得年八十卒如其言

边元怒所紀二事

國初兵西來云中先下後復納遼天祚國相怒其反復攻城被驅壯士無榆坡尽殺之中有喉絲不斷者亦枕藉積尸中得雨復更候暮夜欲逃人定後忽見吏卒群至呼死者姓名隨呼皆應呼此人更卒去此人副副起僅能至家求医計月平復年七十餘病終全時曹與羣兒乱走追及者皆以大槌擊之軍士怒逐大入人家比出兒二大哭出触軍士仆地軍士怒逐大入人家比出兒

輦得散走逃空室中俄有執黃旗過者大呼曰國相軍令殺人者斬殘民皆得活曹已上郭度

王内翰詩識

王子端内翰太和中賦殘菊云幽與黃蜂寔密脾盖絕筆也王勉道詩故有幽花絕筆更傷神之句

張甫夢應

張狀元甫唱第前夢人以物易其首手自捫之乃至也初甚惡之繼有是應問于秀筮記此事

山石飛墮

宣和末華山下石子岡地震之後東西易位擢壑十八村土人謂神物所移為三移山祠蘭泉張吉甫作賦吊之明昌四年秋亦水渭南之間一日晨起居人忽聞數千人呼聲望之有雲如大帷幙蔽宇而過少頃開霽並山南原已移為北原矣孫通祥為文記之近天具癸巳麥秋後恒山公治軍五朶山置倉聖采岩以受軍祖臨大屋已置二邨間人見西北有黑雲低空而澗上倉屋隨亦崩潰雲起而初二大石片方廣數畝自天而下橫兩澗之間麥倉崩乃

無一麥可尋又一異也平陰陰承說

間間公主章表

壬寅歲寒食濮州灵宝會祭孤

者當作高功會首人言程未嘗改

因往東平受盟威錄一簡章表皆

者求代程主醮囑監軍董許之乃誦用文牒上名銜

改程作雷醮後百許日雷無病而死三日復活說死

入冥司云禮部間間趙公管詞表以我不應改程威

儀名字促壽二紀放之楚來令告世人再不許犯且

言門外追卒甚衆即當去矣言終而化太安布衣張

中程威儀

得主醮程

銜復一雷師

急逆漸墮

升視之元是

矣有日寅

知現至濮州得此事

密壚題字

明昌末^盧氏山密壚石壁高峻非人跡所到忽有題
字六道民天台司馬承過字大如益墨色光瑩而紫
予過中岩謁白雲先生祠碑載承禎墓松台因有詩
云道名初不忘天台姓字分明見
為問松台下
載鶴白雲何處不歸來

秦簡夫臨終詩

陵川秦簡夫年四十困於名場
午選臨終詩
云軀殼羈棲宅妻孥解后思雲山最佳處隨意着詩

魂抑笔而死時年五十七

張子野吉徵

張華子野易无休榜廷試後與
中忽一鳥
銜小綠衣判官墮几上未几子野

王生寬報

定襄邱村王胡以陶瓦為業明昌辛亥歎與其子王
生者就食山東一日有強寇九人為尉司根補急逃
死無所就其家藏匿以情告云我輩金貝不貲但此
身得免願與君父子半分之王因匿盜窟中滿室桮
瓦尉司兵隨過无所見而去胡父子心不自安且利

其財乘夜發火不移時烟九人死即携金貝還鄉數
年殖產甚豐出鄉豪之上恭和中王生禮五台將及
其善鎮恍惚中有所見驚怖墮馬遂為物所覓扶昇
至其家生口作鬼語瞑目怒罵云尉司追我輩已得
脫中分資財足以致富便發恚心都將我燒死尋之
數年乃今見汝償命即休時或持一人乱斫其家
無奈召道士何吉卿驅逐之何至後後憑語辨
訴何知冤对非法錄可制教以度度或可解
脫胡陳狀齋垓吐露情穴人始由由大建
一祠日夕祈禱生未幾竟死紫微紫微尊師尊師說

仙猫

天垓中岩有仙猫洞世傳燕真人犬犬亦昇仙
而猫獨不去在洞已數百年游呼呼仙奇聞
有應者王屋令臨津薛踰臣呼為為予言已
亥夏四月予自陽雲台宮將之上洞洞前命兒子
叔儀呼之隨呼而應声珠清逐也因作詩云仙猫声
向洞中聞憑仗兒童一問君同向燕家舐丹灶不隨
雞犬上青雲

田德秀夙悟

紫芝字德秀滄州人其父濟為部掾娶定襄趙氏生

德秀於中都生數月隣李媪見之潛然出涕人問之
媪曰老婦一兒子生二十五歲在太學有聲以去年
亡此兒極相肖也吾兒死時老婦嚙其面破此兒面
瘡口痕宛然可以証前身矣德秀幼孤養於外家多
居於忻六七歲知屬文一覽萬言十三賦麗華引詩
意薦人有李長吉風詎十六與子
一詩見示云醉夢肯森蝶翅輕一
意驚人有李長吉風詎十六與子
意驚人有李長吉風詎十六與子
意驚人有李長吉風詎十六與子

意驚人有李長吉風詎十六與子

曾大雨後有

秋失殘暑

湖山微曉看新晴對床

白有詩

兄子兄敏之私謂予言詩首二句非鬼語予吾謂其

非壽者相也果以弱冠下世云

華陀帖

米元章華陀帖二十八字靖康

氏間歷三

四傳乃入越王府王懼為內府所

二十年母

知者大和末都城閭貫道與文士

元章降笔

貫道因問先生華陀帖神迹起軼輝映今古汴京破

失所在先生於平生得意書定知為何人所秘願以

見告即批云當就越邨求之龐都運才卿王妃之弟

貫道以為言才卿請於妃果獲一見王薨於汴明禁

隨廢文士得從王之子密公游往往見焉東坡夢杜

密國壽金史
本名壽孫世宗賜
字子安子知越

子美自解八陣而謂是書生氣習以此事現為謠言

梁梅

壽陽歌伎梁梅承安太和間以才色名河東張狀元
已濟過壽陽引病後孤居意不自聊邑中士子有以
梅為言者時已落籍江表之付於尼寺梅素粧而至
坐久乾盃唱梅花水龍吟譜張微
陽地寒可知然以其音調負美斯
了百花頭上和羹未晚乃以酒
之樂府有誰知幽谷裏公有壽陽中
而行

月唱梅詞者
至天教占
大奇之贈
日為留數日

軍中犬

征西軍中畜一犬每大奔酒曲則犬亦隨之聲節高下少不
作吾州王百戶辛丑間親見之
川州唱落葉
一声不復

蚩尤城

單州界有蚩尤城古者言蚩尤闢姓故又謂之闕蚩
尤城城旁闕氏尚多耳未榮秀容人今定襄有尔都
緒者自言上世有賜田者頃至今以尔百頃家自奔
管州有榮廟土人祈賽甚灵巢賊敗言滅巢族族八
以平人自解有網漏者皆以平為氏子孫子有識之

者貌與祕府所畫巢像相肖不欲斥其名云

德升後身

烏古論德升弟進士與定戊寅以參知政事行台太原九月六日城陷遇害以其日受生慶陽移刺倉使家兇四五歲能說前事沉着寡言人傳為異事德升一大奴從太原逃出就石使家之奴之為慟但說其死不同奴言赴井死游麟之言當是聞成逝不復知被斫耳一僧云不然亦

田德秀詩

田德秀少孤養於外祖廣寧府治中趙君家紉袴間作詩多憔悴之句亂後凌雲台不易裁凌雲台上獨徘徊亂鴉背着飛帶將秋色來破屋无烟空碎瓦新墳經雨已翻地覆親曾見信得昆明有劫灰明年客死光憂而感言人所忌王荆公詩少壯不宜輕感慨文章尤忌數悲哀真名言也

張居士

澧州張居士於禪李有所得臨終之步禪坐靜室約其約滿百日乃開及期開戶見其凝然不動謂是已

逝良久開目拂塵而起沐浴易衣周行庭宇與親舊
相勞苦已而復入室中索紙留頌云了脫幻緣復何
幻我游戲大方從容自可都^筆而化登封今張効景
說此事

米元章心經呪

米老一帖云心經呪從後倒念七。氣枕席間整
虫皆不敢近試之信然

王尊師天壇之行

吾州天慶觀王尊師志^{出於}出於農戶。六七牧羊
田間一道八日來相就問汝肯隨我往天壇山否王

許之道人携之而行暮至一城志^先道人曰其地乃
濟源也又問人此去天^口近遠人云

無所歸明日往天壇入湯台^空。此兜為道

人挈來自太原北一日至天壇^謂。分留為香

火童子八年乃歸家^人意其已死。為異而乃送

之大慶今年已八十三神明^哀哀淳質謹厚有道者
也

張天生座右銘

張先生弥李東阿人平章政事壽國文貞公良輔之
父神道碑載其事內座右銘云欲求聰明先當積孝

欲求子孫先當積孝以名為言

續夷堅志後集終

遺山先生傳

金史文藝傳載

元德明系出招板魏太

秀容人

讀書口不

言世俗鄙事樂易无畦畛

自若家人

不敢以生理累之奉不第放浪

酒賦詩以

自適年四十八年有東嶽集三卷

所最知名子

問字裕之七歲能詩二十以從法

赫普卿李不事

事業淹貫經傳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大行渡大河為

箕山琴台等詩礼部趙秉文見之以為近代無比作

也於是大震京師中興定五年第歷內卿今正大中

為南陽今天與中初擢尚書省掾頃之際

除 司都事

轉書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止不仕為文不繩尺條
中體其詩奇崛而絕雕削巧解而謙綺麗五言高古
沉鬱七言樂府不用古題時出新意歌謠慷慨扶幽
并之氣其長短句榆榆新聲以寫想怨者又數百篇
兵及皆好問蔚為一代宗一河一石碑板銘誌悉趨
其門其所著文章詩若干卷杜詩
三卷錦衣一卷詩文自警十卷
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
所當任時金國寶錄在張萬戶
撰述既而為樂變所沮而止好問不可公令一代

之迹泯而不傳以構亭於家著述其上因曰野史
允金源君臣遺言往行根可居自為以寸帝
細字為記錄至百餘萬言今以集及士
辰禠編若干卷之六十八字多木所著
云

抄北地志木鱗 冊實 道山先生所
撰也至正戊子武林新刻金史因獲一覘以瞻此
傳附於所書之後云是年花朝日吳下上東起善
識

遺山中原人使生宋熙豐間與蘓黃諸人同時當大

清山三波多劃

有声不幸出完顏有國日雖偏方以文歸并多用科
奉選人惜又在貞祐前後不得掌其箋牒文柄故間
居著述觀其文與詩詞宏肆軼宕及所傳其國人號
中集人各命傳具題叙其行業仕隱詩則睽小遺宋
士六淪陷其國者異其法其好義樂善
之心蓋廣矣所續

序可見也惡善微

而已其自

心豈南北之有間哉北書

俗而見人

友人王起善見亟抄成

半至江南

以示余日將夕讀至丙夜盡四卷於有夢於余心

以病不能抄姑識其此卷末而

風之際商

邱宋元子書於沙頭

見底處

覓孤墳勳業元無我文字

夫漢警策

出机雲予亦尚矣

心輔景文遺

山先生續夷堅

本介歸芥

并及候至正二十三

七日丁亥

借錄至四月七日丙午歸畢於江北村居吹簫齋華
亭在家道人孫道明明叔時年六十又十七乞

續夷堅志後序